

# 类型学视野下的汉韩并列结构对比研究\*

— 以短语层面为主 —

张艳\*\* · 金基石\*\*\*

## <目次>

I. 绪论	1. 并列结构的标记性程度
II. 汉韩并列结构的种类	2. 并列结构的句法位置分布
1. 根据意义划分	3. 连接词的位置
2. 根据并列项词性划分	4. 能否异类并列
III. 汉韩并列结构的句法功能对比	IV. 结论

## I. 绪论

关于并列结构, 在传统语法当中一般不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单位, 从概念出发的话, 并列是指两个语法单位之间采用并列的平等的关系进行连接, 这种并列关系包括小句之间的并列(并列复句)和小句内句法成分的并列。复句的并列在汉语学界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并列就是指非主从型的复句, 表达这个意义的复句多被叫做联合复句。狭义的并列是广义(联合)下面的一类, 是指意义平行的复句, 区别于转折、选择、递进等类型, 对待这种狭义

\* 本论文受到“留基委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201806900053)”的资助; 论文在由岭南中国语文学会等学会联合举办的2019年“춘계연합학술대회”上发表, 并根据与会老师的意见进行了修改。同时对提出宝贵意见的匿名审稿老师们表达感谢。

\*\* 上海外国语大学韩国语专业博士研究生(第一作者)

\*\*\* 上海外国语大学韩国语/对外汉语专业教授(交信著者)

的并列，本文沿用一些学界中使用的“等立”一词。因为在小句内层面，“并列”只用于广义，没有更上位的并列概念，例如“小李或者小张，사과나 배”这样的选择关系短语都被纳入并列短语。本文研究对象主要在并列短语这一层面，即从广义的并列关系出发，研究并列关系在汉语和韩国语的短语层面的编码形式。<sup>1)</sup>关于并列结构的先行研究，在韩国语当中，较为系统的进行研究的是이익섭(2003)。이익섭(2003)将从属接续归入状语包孕句(부사절 내포문)，从而使得接续句中只剩下对等接续，后更名为“并列句”，结果就是传统语法认为韩国语的小句接续只有“并列”一种。这之后值得瞩目的是임동훈(2009)的研究，임동훈(2009)强调了并列结构在语法层面的独立性和研究的必要性。总体来看，韩国语并列结构的研究集中在“고”，“와/과”等并列标志，欠缺对并列结构整体的描写和微观的考察。在汉语学界，关于并列结构的研究可谓不多，但多局限于本体表层结构的描写，并没有将并列结构的问题与其他语言问题结合起来分析，李占炳、金立鑫(2012)通过考察中国境内57种少数民族语言总结归纳出并列标志的位置类型，李占炳(2014)进行了并列结构的类型学研究，研究语言广泛，主要考察了并列标志的共性和特点以及并列结构作为一个整体时的特征。同时在汉韩对比分析层面，尚未有从并列范畴出发进行的对比研究<sup>2)</sup>。并列是一种逻辑方式，并且是各语言当中普遍存在的范畴，本文从类型学的视野出发，考察汉语和韩国语并列结构<sup>3)</sup>的编码形式，分析其共性和个性，并探讨其背后的动因。

---

1) 并列词语不纳入本文的研究对象。

2) 关于这部分的对比研究，是指缺乏从类型学角度出发以并列结构的范畴角度进行汉韩对比的研究，大多是分散性的，类似于这种“와/과”与“和”的对比等，同时对并列项较为忽视，未曾注意到这之间的差别，故而本文概括为汉韩对比缺乏相关先行研究，这也是本文的价值所在。

3) 前文中已经注明广义的并列结构包括短语层面和复句层面，本文在论及汉韩并列结构的种类时会对复句层面的并列结构有所论及，在句法功能对比方面是以短语层面的并列结构为主，这不是研究者个人的主观任意选择，而是因为短语层面的并列结构最能体现一个语言的句法特点，更具有研究价值，目前学界认为狭义的并列结构就是并列短语。

## II. 汉韩并列结构的种类

并列结构的种类可以从并列结构的意义和并列项的词类两方面进行划分。如果根据并列结构中前后成分的意义,在世界语言当中并列关系一般有三种大类,即等立型、转折型、选择型;若是根据并列项的词类,则可以分为名名并列、动动并列、形形并列三大类。以下分别考察汉语和韩国语并列结构的种类。

### 1. 根据意义划分

根据并列结构的意义可以把并列结构分为等立型、转折型和选择型三大类。<sup>4)</sup>刘丹青(2012)认为等立型的并列结构是原型并列,转折型和选择型是非原型并列。后文在论及并列结构的句法功能及类型特点时,主要关注原型的并列,兼及非原型并列。

#### (1) 等立型并列关系

“等立关系指的是两个语法单位在意义上平行,互相独立,没有相属,先后和其他逻辑关系,这是最严格的并列关系”<sup>5)</sup>,也是并列结构这一范畴中最典型的结构。汉语例子如下<sup>6)</sup>。

- 1) 将车上人员迅速转移到右侧路肩上或者应急车道内,并且迅速报警。
- 2) 王师傅一边说着,一边给我们拿来两盘蛋糕。
- 3) 在假期里,我们一方面要好好放松,另一方面要复习功课。
- 4)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

4) 除此之外马清华(2005)还将并列结构的意义小类细化至“微递进,微转折,对比”等,本文不再具体进行意义细化。

5) 刘丹青,《语法调查研究手册》,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131页。

6) 本文所引用的汉语和韩国语的例句分别来自于“北大语料库”和“世宗语料库”。

- 5) 他父亲是工程师, 母亲么是律师。
- 6) 我和你是老朋友了。
- 7) 我跟姐姐先回去了。

通过观察以上例句可以发现, 例句1-3是采取了复句连接最典型的方式——连词。例1的“并且”是‘递进’和‘解释说明’的意思, 例2的“一边……一边”表示两个动作同时进行, 例3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多用于对比的场合, 而且音节繁多, 这一连词并不经常使用。

例4和例5与前几个等立型并列复句明显不同, 分句连接之间不使用连词, 例4是汉语中的典型的采用排比且整齐工整的谚语, 这反映了汉语采用整齐的句式连接等立型并列复句的特点。例5是采用了话题标记“么”来连接并列分句。因为话题标记有对比功能, 可以用来连接等立复句。例6和例7是汉语的等立型并列短语的情况, 多用“和, 跟”等连接词进行连接。

韩国语的等立型并列结构的例句如下。

- 8) 수지가 집 청소를 하고 민호가 설거지를 했다.
- 9) 그는 운전을 하면서 노래를 듣는다.
- 10) 수지와 민호가 집에 갔다.
- 11) 수지가 예쁘고 똑똑하다.

韩国语的分句之间必须通过连接词进行连接, 即韩国语的并列复句都是带有并列标记的, 不仅等立型, 后面的转折型和选择型的连接也都是要依靠连接词。

表示等立关系的短语层面的并列结构使用连接词“와/과, 랑/이랑, 하고”等进行连接。

## (2) 转折型并列关系

汉语中典型的表示转折的连词是“但是, 可是”等<sup>7)</sup>, 韩国语中表达转折的连词有“-지만, -(으)나”等。

- 12) 我可以生气, 可是没有必要。  
 13) 生活很艰难, 但是很快乐。  
 14) 그는 어렵게 살지만 얼굴에 그늘이 없다.  
 15) 그녀는 마음은 좋으나 현명하지 못하다.

(3) 选择型并列关系

汉语在表达选择型并列关系时主要使用连词“或者, 还是”, 其中“还是”主要用在疑问句中。韩国语表达选择型并列的有“-거나, -나”等。

- 16) 她是会计或者出纳。  
 17) 她是会计还是出纳?  
 18) 어쩌다가 일이 바쁘거나 몸이 아플 때는, 못다 한 몫까지 그 다음날에 오래도록 붙었습니다.  
 19) 그 최종 버전에는 문법적인 기준이나 관계를 어떻게 표시하는가 하는 겁니다.

2. 根据并列项词性划分

根据并列结构中并列项的语法性质, 可以把并列结构分为名名并列, 动动并列, 以及形形并列, 除此之外还有并列项并不一致的异类并列。

(1) 名名并列

名名并列是指由两个名词或名词短语参与构成的并列短语。根据连接方式, 并列项名词(N)或者名词短语(NP)的结合有四种结构形式。

第一种: N1+N2, 这是两个光杆名词并列, 例如:

- 7) 汉语的偏正和并列的界限不是特别清楚, 有些体系还设立让步一类, 认为“即使……也”和“虽然……但是”连词也表达让步, 在本文中我们认可“但是”表达的是转折意义, 属于广义的并列结构。

- 20) 物质和精神都很重要。  
 21) 이 곳에 관객은 따로 없으며, 직업과 종교도 문제가 되지 않는다.

第二种：NP1+NP2，这种结构是并列项的两个名词都带有修饰语，例如：

- 22) 家具公司扛着两把椅子、一张桌子来啦。  
 23) 이러한 르동의 피기성과 전율적 표현은 당시 파리 화단에서 냉시와 목살발 밖에 받지 못했을 것이다.

第三种：N+NP，即一个光杆名词和名字短语连接并列，例如：

- 24) 小说开头，舅舅和那个小妖精的暧昧毫不掩饰。  
 25) 그리고 물질과 그것의 운동, 이 두 가지 요소가 바로 데카르트의 기계적 철학의 근본요소가 되었다.

第四种：NP+N，即一个名词短语和一个光杆名词连接并列，例如：

- 26) 一些身体泡在温泉的大池里，只露出透气的小洞和眼睛。  
 27) 주지하다시피 대권을 장악한 김영삼 대통령과 민주계는 그동안 ‘개혁’의 가치를 앞세우고 여타 정치세력들을 한쪽으로 통제하고 한쪽으로 동원해왔다.

储泽祥(2002)对相关资料中名名并列短语进行统计，结果显示汉语名名并列短语最多的是“N1+N2”和“NP1+NP2”。

〈表 1〉 储泽祥(2002)对汉语名名并列短语结构式的统计

	N1+N2	NP1+NP2	N+NP	NP+N
数量	451	355	39	29
比例	52.8%	41.6%	5.4%	

统计结果显示汉语名名并列短语的前后项讲究平衡对称, 要么是不加修饰语的光杆名词, 要么是都加定语的NP。

同时笔者使用韩国语21世纪世宗语料库, 在“구문 분석”语料库中抽取韩国语中使用连接词“와/과”进行连接的名名并列短语样本4400个, 统计结果如下图。

〈表 2〉韩国语名名并列短语结构式统计

	N1+N2	NP1+NP2	N+NP	NP+N
数量	557	402	19	22
比例	55.7%	40.2%	4.1%	

统计结果显示韩国语的名名并列短语的前后项在结构上也趋于一致, 这说明汉语和韩国语在并列项的选择上倾向于结构平衡, 从认知和象似性的角度进行解释的话, 结构和语义上相似的成分更容易并列, 这是世界语言并列结构的共同点。

## (2) 动动并列

动动并列是指构成并列结构的前后项皆是动词的并列结构, 韩国语和汉语的例句如下。

- 28) 我跳着、蹦着、飞快地奔向紫阳河。
- 29) 刚修好的马路三天两头地挖沟埋管道。
- 30) 밥을 먹고 책을 본다.
- 31) 음악을 들으면서 산책을 한다.

汉语动动并列结构倾向于双音节动词的各项并列, 并列项之间没有连接词, 即汉语动动并列短语大多是没有连接词的无标记结构。而韩国语的动动并列则大部分采用连接词进行连接, 极少有直接进行并列的例子, 大多是带有并列标记的, 这是汉语和韩国语的并列结构的一个不同之处。

(3) 形形并列

形形并列是指并列结构的前后项都是形容词，汉语形形并列的典型形式是A1+A2，并列项的音节大多是单音节或者双音节，使用连接词进行连接或者是无标记的整齐的结构。韩国语则依旧是多数使用连接词进行连接。

32) 她感到舒适和舒畅。

33) 气氛热烈、欢快。

34) 아기들은 부드럽고 따뜻한 류의 물건에 애착을 보인다.

35) 언니는 착하고 예쁘다.

### Ⅲ. 汉韩并列结构的句法功能对比

关于汉语和韩国语并列结构的对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标记性程度，并列结构的句法位置分布，连接词位置，能否异类并列。下面比较汉语和韩国语的并列结构在各方面的异同点。

#### 1. 并列结构的标记性程度

所有语言的并列短语都存在“有标记”这一并列成分的连接标志，即所有语言都有“连接词”以连接并列成分。通过以上的观察我们能够发现汉韩两语的并列结构的连接中都有连接词，但不同的是韩国语的并列连接更加依靠丰富的连接词，即韩国语的并列标记非常发达，汉语很多情况下并列结构的连接词是隐性的，不是外显的，比如动词和动词的并列就极少使用连接词成分，采用的是“意合法”。所谓“意合法”是指词与词、句子和句子之间的组合往往在外部形态上没有明显的标志，而主要依靠意义上的关联来“粘合”。韩国语也偶尔使用无标记并列结构。

36) 하루 만나질이 걸리는 일이다.

37) 엄마 아빠는 너희들을 사랑한다.

世界上大多数语言的并列关系的实现都需要并列标记, 大都是显性的。汉语和韩国语并列结构的标记性程度和种类如下表。

〈表 3〉汉韩并列结构的标记

	并列标记
汉语	和, 跟, 同, 一方面……另一方面, 并且, 但是, 或者, 既……又……
韩国语 <sup>8)</sup>	-와/과, -이랑, -하고, -에, -에다, -에다가, -이네, -이니, -이다, -이라든가, -이라든지, -이야, -이요, -이자, -하며, -이고, -이나, -이며, -이건, -이든가, -이든지, -인지, -인가, -고, -며, -면서, -든, -든지, -건, -거나, -거니, -다가, -르락, -느니, -니, -나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 韩国语的并列连接词的种类<sup>9)</sup>比汉语多, 更发达, 而且一般不能省略。

下面是小说《围城》和《活着》的汉韩平行语料库的统计比较。<sup>10)</sup>

〈表 4〉汉语和韩国语并列结构的标记性统计

	有标记	无标记
《围城》	25	97
《围城》韩译本	108	14
《活着》	34	108
《活着》韩译本	132	10

8) 주지연, 〈한국어 병렬구성 연구〉, 서울대학교 박사학위논문, 2015, 29页。

9) 表中并未对连接词是连词短语还是复句进行细分, 但是明显连接复句的连接词更多, 连接短语的连接词固定且少, 但是使用频率高。

10) 主要对资料中短语层面的并列进行了统计和分析, 包括本文中提到的名名并列, 动动并列, 以及形形并列等。

汉语和韩国语的并列结构在标记性方面呈现这种差异的原因，一个是因为汉语本身是孤立语，形态不发达，通过语序就能判断句法成分，二是因为汉语讲究阴阳平仄和韵律节奏，在并列结构前后项之间达到韵律和节奏上的和谐的情况下，连接词的加入会破坏这种和谐，比如“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等。而韩国语是黏着语，形态非常发达，语法关系的实现依靠丰富的助词和词尾，这也决定了并列结构也存在丰富的并列标记，可以说，汉语和韩国语在并列标记程度上的差异是孤立语和黏着语的语言类型特点的反映。

## 2. 并列结构的句法位置分布

黄伯荣、廖序东(1997)认为并列短语一般是同词性的词语相连，整体的功能同部分的功能一致。这是因为并列项相互之间性质相同，使用连接词连接成一个整体之后其整体的句法功能和性质并没有改变。其实在世界各语言中，并列短语的句法功能与并列项基本一致。比如说名词，名词可以起各种句法功能，比较典型的是主语和宾语，名名并列短语的整体也相当于单个名词，可以做主语和宾语。但是，通过研究可以发现，和单个名词的句法功能相比，名名并列短语在句法功能位置上的分布比例存在差异。汉语名名并列短语和韩国语名名并列短语在主宾语句法功能的分布上有差异。

首先来看汉语的情况，刘丹青(2012)认为并列结构在主宾语位置上所受限制不同，宾语位置的并列更受限制，他曾就这一问题做过相关研究，选取小说《京》和《黄》并统计了其中名名并列短语作主语和宾语的情况，统计结果如下表。

〈表 5〉刘丹青(2012)关于名名并列短语作主语和宾语的分布统计

	小说《京》	小说《黄》	总计
主语	27	41	68
宾语	12	13	25

根据统计结果显示, 名名并列短语作主语的情况要多于作宾语的情况, 主语和宾语句法上都能够接受并列结构, 但是主语比宾语更容易接受并列结构。

下面是韩国语名名并列短语的句法功能的分布情况, 笔者使用韩国二十一世纪世宗计划语料库中的“구문 분석”语料库, 对通过“와/과”连接词进行连接的并列短语作主语和宾语的情况进行了统计, 统计结果如下表。

〈表 6〉韩国语名名并列短语作主语和宾语的分布统计

	‘와’连接词	‘과’连接词	总计
主语	729	1396	2125
宾语	861	1414	2275

通过统计数据可以看出, 韩国语名名并列短语在作主语和宾语的句法功能分布上呈现相似的比例, 即韩国语的名名并列短语在作主语和宾语的句法分布上和名词单独作主语和宾语时的句法分布是类似的, 没有过多受到句法位置的限制, 这与汉语的名名并列短语更容易作主语的情况是有所不同的。

关于产生这一差异的原因, 可以结合陆丙甫(2005)所提出的“可别度领前原理”和汉韩语的语序差异来进行解释。

所谓“可别度”是指“可被识别的程度”, 语法学界广泛承认定指性成分比不定指成分更容易出现在前。陆丙甫(2005)把这个倾向引申并理想化为“可别度领前原理”, 能够使得事物的可别度高而能够在句中领前的因素有很多, 核心因素是‘指称性’, 除此之外还有新旧、生命度、数量、有界性等。陆丙甫(2005)对可别度领前原理作了清晰的表述: (一) 如果其他一切条件相同, 可别度高的成分前置于低的成分; (二) 如果其他一切条件相同, 可别度越高的成分越倾向于前置; (三) 如果其他一切条件相同, 那么对所属名词短语可别度贡献高的定语总是前置于贡献低的定语。

对于名名并列短语来说, 在单项名词的基础上增加并列项使其成为并列短语, 使得名词短语的信息量增加, 从而指称性也增强, 其可别度也随之增

强，而可别度高的成分有前置的倾向。科姆里(1989)认为自然语言的主语位置有强烈的有定性要求，而宾语的取向是定指度和可别度低的成分。所以相比宾语，名名并列短语更适合主语位置，这就是为何汉语名名并列短语更偏向主语位置的原因。

而对于韩国语来说，其主语和宾语对事物可别度的取向其实是和汉语一样的，可别度高的成分更容易前置作主语。韩国语名名并列短语之所以在主宾语位置的分布呈现一致，是因为韩国语的语序和汉语不同。若用S表示主语，O表示宾语，V表示谓语，则汉语是SVO语序，韩国语是SOV语序，汉语的宾语在句末，韩国语的宾语在主语后面，因为有这种语序上宾语位置的差异，所以对于可别度高且容易前置的名名并列短语来说，在韩国语句中作主语或者宾语都有前置倾向。根据金贤姬(2014)的研究显示，韩国语和汉语同样为主语省略较为频繁的语言，韩国语的主语省略相比汉语更频繁。这也就从另一方面解释了名名并列短语在主宾语的句法位置分布上呈现相似这一现象。在可别度领先的作用下，可别度较高的名名并列短语趋向于前置作主语，而宾语紧随其后，所以在这种前置上，主宾语的位置距离差异不大。并且韩国语相对更趋向于省略主语，则更加使得名名并列短语在主语位置和宾语位置呈现类似的分布。

### 3. 连接词的位置

以双项并列结构为例，从逻辑上来说，连接词和并列项的位置有以下几种可能。<sup>11)</sup>

- ① A B (没有连接词)
- ② A co-B (前置于第二个并列项)

11) M. Haspelmath, "Coordination", Shopen, Timothy (ed.). *Language Typology and syntactic description*. Vol. II. Complex constructions. 2n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6.

- ③ A-co B (后置于第一个并列项)
- ④ A B-co (后置于第二个并列项)
- ⑤ co-A B (前置于第一个并列项)
- ⑥ co-A co-B (双连接词, 前置于两个并列项)
- ⑦ A-co B-co (双连接词, 后置于两个并列项)
- ⑧ A-co co-B (双连接词, 位置混合)
- ⑨ co-A B-co(双连接词, 位置混合)

以上所列的九种情况是所有可能存在的情况, 其中汉语有①②两种情况, 韩国语有①③⑦三种情况。汉语分别相当于①和②的例句如前文中的例33和例6, 韩国语的三种情况的例句如下。

- 38) 엄마 아빠는 너희들을 사랑한다.
- 39) 엄마와 아빠는 너희들을 사랑한다.
- 40) 엄마랑 아빠랑 너희들을 사랑한다.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发现, 汉语和韩国语都有连接词处于两个并列项中间的结构类型, 但是却分别标示为“A co-B”和“A-co B”两种类型, 这说明连接词和并列项的语序不是简单指连接词处在两个并列项的中间。从语序类型来讲, 语言里面的介词有前置词和后置词之分<sup>12)</sup>, 即使是短语内的连接词, 即总是插在并列项之间的连接词, 也有前置和后置之分。刘丹青(2003)认为很少有并列连词是“中立地”插在两个并列项之间的。比如说, 英语是典型的前置词语言, 并列连词“and”是前置连接词, 它是加在后边的并列项前面的, 这一点可以通过停顿看出来, 只能说“John, and Bill,” 不能说“John and, Bill”。

同理, 汉语是前置词语言, 所以并列连接词也是前置的; 韩国语是后置词语言, 所以并列连接词也是后置的。

12) 韩国语传统语法中没有‘介词’的语法概念, 介词相当于韩国语中에서和에等格助词, 韩国语的格助词大多位于名词代词的后面, 所以其介词位置类型属于后置。

- 41) 小王 - 和小张
- 42) 나와 - 그 사람이

通过例(41)和(42)的停顿可以看出汉语的并列连接词是加在后项的前面，是“A co-B”结构，韩国语的并列连接词是加在前项的后面，是“A-co B”结构。并列连接词的位置和介词在语序类型学的位置表现出高度的和谐和相关性。

#### 4. 能否异类并列

在前面的内容中我们根据并列项的种类把并列短语分为“名名并列、动动并列、形形并列”三种类型，并列结构都倾向于并列项是同一种类型，这是世界语言的一个普遍现象。异类并列在个别语言当中的实现情况是不一样的。

汉语的异类并列的例子如下。

- 43) 最好她是一根木头。假若拿那根木头能给他好吃好穿与汽车。

在这个例子中，“好吃好穿与汽车”是词与短语构成的并列短语，“好吃好穿”是两个偏正结构并列的动词短语，“汽车”是名词，一般不能并列在一起，这种异类并列是不典型的并列短语，这种临时变异运用只出现于具体的语用语境中，体现了汉语实际运用的灵活性。

汉语的语言表达不限于形式上的一致，只要意义通顺，各种词性不同的结构大都可以出现在同一个并列结构，这是汉语作为一种意合的语言的典型特点，相比其他语言，汉语在结构使用上具有更大的灵活性。

与汉语相反，韩国语里异类并列是不允许的。

- 44) 대화는 서로의 사상의 교류이자 나아가 말하기와 지혜가 융화된 깊은 의미가 있는 표현이다.

例句44将动词“말하다”与名词“지혜”进行并列，则必须使用词尾“-기”将动词转变成名词的形式，韩国语这种丰富的形态变化使得词性的转变较为灵活，因而韩国语在语法上不允许异类并列现象。

#### IV. 结论

本文从类型学的视野，以短语层面为主对韩国语和汉语的并列结构进行了对比研究。首先从意义角度把并列短语分为等立型、转折型、选择型三种；然后根据并列项的词性分为名名并列、动动并列和形形并列三种。

在确立了汉语和韩国语的并列结构的种类后，本文从标记性程度、并列结构的句法位置分布、连接词位置、能否异类并列等四个方面，对汉语和韩国语并列结构的句法功能类型进行对比研究，并结合相关理论进行了力所能及的解释。研究结果如下。

	标记性程度	句法位置分布 (名名并列短语为例)	连接词位置	能否异类并列
汉语	弱标记性	作主语的情况多于作宾语的情况	前置	可异类并列
韩国语	强标记性	主语和宾语位置的分布相似	后置	不可异类并列

如图所示，汉语作为意合性语言，其并列结构的标记性程度远不如作为形合语言的韩国语；受可别度和语序类型的影响，名名并列短语在汉语中更容易作主语，而韩国语在主语和宾语位置上则呈现相似的分布；汉语是前置词语言，并列连接词也是前置的，而韩国语是后置词语言，其并列连接词也是后置的，并列连接词的位置和介词在语序类型学的位置表现出高度的和谐和相关性；韩国语形态丰富，因此并列结构中不可将异类项进行并列，汉语

作为意合语言在形式匹配上的灵活性更高，可进行异类项的并列。

### < 参考文献 >

- 伯纳德·科姆里, 《语言共性和语言类型》, 华夏出版社, 1989。
- 储泽祥, 《汉语联合短语研究》, 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2。
- 黄伯荣、廖序东, 《现代汉语》,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7。
- 金立鑫, 《什么是语言类型学》,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1。
- 金贤姬, 《汉韩语言认知视点对比研究——从主语及话题生命度角度》, 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4。
- 李占炳、金立鑫, 《并列标志的类型学考察》, 《民族语文》, 2012。
- 李占炳, 《并列结构的类型学研究》, 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4。
- 刘丹青, 《语序类型学与介词理论》, 商务印书馆, 2003。
- 刘丹青, 《语法调查研究手册》,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8。
- 刘丹青, 《名词性短语的类型学研究》, 商务印书馆, 2012。
- 吴福祥, 《汉语伴随介词语法化的类型学研究》, 中国语文, 2003。
- 陆丙甫, 《作为一条语言共性的“距离-标记对应律”》, 《中国语文》(1), 2004。
- 陆丙甫, 《语序优势的认知解释-论可别度对语序的普遍影响》, 《当代语言学》(1), 2005。
- 구분관·고영근, 《우리말 문법론》, 집문당, 2018.
- 구분관 외, 《한국어 문법 총론》 I, II, 집문당, 2008.
- 주지연, 《한국어 병렬구성 연구》, 서울대학교 박사학위논문, 2015.
- 이성우, 《조사“하고”의 문법화 연구》, 한양대학교 석사학위논문, 2014.
- 이익섭, 《국어 부사절의 성립》, 태학사, 2003.
- 임동훈, 《한국어 병렬문의 문법적 위상》, 《국어학》 56, 2009.
- Haspelmath, M. “Coordination Construtions”. *Typology Studies in language* 58, (2004).

Stassen, L. "AND-language and WITH-language". *Linguistic Typology* (4), (2000).

### < Abstract >

Coordination construction, as a cross-linguistic category, refers to the connection of two grammatical units by means of the equal relationship of juxtaposition. Since there are different coding forms of parallel structures in different languages, this paper aims to mak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juxtaposition structures between Chinese and Korean, parallel phrases at the phrasal level as the main research subjects. Firstly, the author divides juxtaposition structures into different type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classification criteria, namely "equal standing type", "turning type" and "selective type" based on senses, and "noun-noun juxtaposition structure", "verb-verb juxtaposition structure", "adjective juxtaposition structure" based on the part of speech of the juxtaposition. Secondly, the paper studies and analyses the syntactic functions of Chinese and Korean juxtaposition structures, mainly focusing on four aspects: the marking degree of juxtaposition structure, the syntactic position distribution of juxtaposition structure, the position of conjunctions, and the possibility of heterogeneous juxtaposition, in addition to the attempt to explain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Korean juxtaposition structures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language types and relevant theories in Chinese and Korean.

**Key Words** : 并列结构(Coordination construction), 标记性程度(Marking degree), 异同点(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语言类型学(Linguistic typology), 对比研究(Comparative study).

